

学统

學統卷三十三

孝感熊賜履撰

附統

冉畊

冉畊字伯牛仲弓之族也生於魯之鄆少孔子七歲孔子始教闕里同顏路之徒往受學焉孔子勤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初孔子爲中都宰及定公進孔子爲司空遂以伯牛爲之嘗從孔子居陳蔡以德行著稱後得惡疾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亾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卒葬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後遷於東平州西

五十里滕縣亦有伯牛墓云唐追封鄆侯宋加封東平侯改封鄆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仲由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而好勇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玃豚以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後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曰君子尙勇乎孔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則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盜孔子問子路曰女何好對曰好長劒孔子曰非此之間也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

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所謂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會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贈以言孔子曰不彊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愼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孔子爲

魯司寇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之宰公斂陽獨不肯墮郈圍之弗克子路爲蒲宰見於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孔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而正不難矣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

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
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
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
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
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
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
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暮而不成
禮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
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
知禮乎子路從孔子見於陳蔡後又從之匡匡人以
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

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爲陽虎也遂解而去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顏雝善事親子路義之後雝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旣而二三

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孔子之在衛也出公輒方與父莊公爭國子路問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蓋孔子所謂正名者未有子而不父其父云爾而子路不喻以蹈其難出公之十三年子路爲孔悝家臣悝之母伯姬莊公之姊也莊公因伯姬以入於孔氏迫孔悝於廁彊盟之遂刼以登臺出公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

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者莊公也莊公聞之懼下石乞孟獻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孔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蓋子路勇者也嘒而銳孔子固頗抑之嘗曰由也兼人故退之退之者抑之也故于其在陳愠見則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問行三軍則曰暴虎馮河死

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論衛政先正名則曰野哉由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使門人爲臣則曰由之
行詐也鼓瑟則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使子羔爲
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是故惡夫佞者言志則曰其
言不讓是故哂之凡此皆所以抑之也抑之使俯就
焉以庶幾合於所謂中而子路則未之能也卒聞于
大義不知仕輒之爲非而自及於禍君子於此深惜
之然子路生平剛直力行可畏在聖門以政事著稱
論語記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又記子路無
宿諾孔子嘗稱之曰片言可以折獄又曰衣敝緼袍
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又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

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不畏彊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蓋子路之見稱於師友有如此其言行具詳論語家語左傳等書厥後孟子有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曾西亦曰子路吾先子之所畏也而後世學者皆以子路勇於改過爲百世師云子路葬於蒲今長垣縣也或云在清豐縣或云在開州有三墓未知孰是唐追封衛侯宋加封河內公改封衛公明祀稱先賢仲子

宰予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問短喪對哀公問社問從井救人孔子皆責之嘗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蓋深警之也宰我從孔子居陳蔡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我以遺孔子焉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尙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

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
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
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
之重貺乎宰我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
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
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
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
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宰我問鬼神
又問五帝之德孔子竝告之詳具家語宰我嘗曰以
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謂宰我善爲說辭

又謂宰我智足以知聖人信不誣也史記云宰我爲
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案左氏
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蓋與難者闕止也亦字
子我非宰我也字偶相同太史公因誤記之云爾宰
我墓在今曲阜縣西南三里唐追封齊侯宋加封臨
淄公改封齊公明祀稱先賢宰子

冉求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
以政事著名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對曰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
以俟君子季康子問冉求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求

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冉求仁乎孔子曰千
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旣仕
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敎聖師哀公十一
年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冉有曰若之何冉有曰
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康子曰不能冉有曰然則
居封疆之間康子告二子二子不可冉有曰若不可
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之羣室眾於齊之
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
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我而不能戰子之恥也
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叔
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

懿子彊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其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有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乃從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冉有用矛以帥眾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是時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康子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材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以告哀公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於是自衛反魯詳具家語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大夫禮

不下庶人然則大夫不可加刑庶人不可治於禮乎
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
恥之節也凡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
備禮也冉有退而記之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必
學而後爲君子乎對曰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
賈人也從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學之故也冉有資
稟謙退見義不能勇爲嘗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
也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嘗問聞斯行
諸孔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疑之孔子曰求也退故
進之然冉有之於季氏亦終不能大有所正也如季
氏旅泰山用田賦伐顓臾孔子皆以冉有弗能救正